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文紀卷六

明 梅鼎祚 編

呂安國

廣陵人仕宋湘州刺史入齊歷南兗州刺史仍都督湘州遷散騎常侍

啓置東平郡

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啓見許

北兗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
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
徐青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係
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

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

沈沖

字景緯吳興武康人歷五兵尚書

江謐罪奏

謐仕宋入齊歷長沙內史行湘州留事遷掌吏部太祖崩以不豫顧命稱

疾不入世祖即位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謐詣豫章王嶷欲為作計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詔賜死

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吏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

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
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
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
地方知遠圖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
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德以往昔微勤
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
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郡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
受納連席同乘皆詖黷舊侶密筵閑譙必貨賄常客理

合升進者以為己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謚托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叅訪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規勲戚出撫前王彛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構蹀論復敢貶謫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母窮舌杪皆云詔誓乖禮崇樹失宜仰

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

沈淵

沖之兄歷御史中丞

沈約

見梁

薦沈麟士表

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表薦徵太學博士不就

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本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庭鞠稚吞苦推廿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

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
邊鄙播聖澤於荒陲

沈憲

字彥章吳興武康人歷散騎常侍

分置二豫啓

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
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

州四年冠軍
長史沈憲啓

二豫分置以桑垓子亭為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
內悲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
汝陽屬南豫廬江還西豫

殷瀾 歷尚書
右丞

牒請二豫分置

永明七年南豫州別駕殷瀾牒稱尚書叅議往年慮邊塵須實

故啓廻換今淮泗無虞宜許所牒詔可

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
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名領終無實
益但寄治譙歷於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
置廬江屬南豫濱滯長江與南譙接境民黎租帛從流
送州實為便利遠踰西豫非其所願郡領濳舒及始新

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為益不少府州新創異于舊藩
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分置

庾杲之

字景行新野人歷太子
右衛率歷太子詹事

致隱士劉蚪書

藝文任昉為杲之作書
廣弘明集此書未全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役丈人沒
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懸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
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屢候無爽體
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

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
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
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
褐豈朝野之謂想閭投之懷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
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
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
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
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

妙比日式筵山阿虛館川渼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
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
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已且凌雪
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
跡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間在我觸
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類聚

藝文

臨終上武帝表

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卧
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
徼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脩
天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暫借餘歷傾宗殞元陳
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

劉蚪

字靈預南陽涅陽人累
徵不就蚪與虬同

答竟陵王子良書

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

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
館之辯退不凝心出類非豕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
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

南齊書

宗測

字敬微南陽人一字茂深

答府召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驟騎豫
章王薨徵為叅軍測答府云

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又答

測母喪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
遣書請之辟為叅軍測答之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
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

慕鳥哉

筠南史
作雲

答魚復侯子響

子響為江州厚
遣贈遺測曰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
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並南
齊書

沈麟士

字雲禎吳興武康人
隱于餘干吳差山

答張永

永為吳興太守欲請為
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

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
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蟬冕走雖不敏請附高
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劓

沈麟士
別傳

與中書郎沈約書

約見
梁

永明中約表薦麟士徵義行詔徵為太學博士
又徵著作郎太子舍人並不就乃與約書

名者實之實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

將在於斯南史

沈麟士傳或勸麟士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

希企日損按此是答語耳尺牘亦載

卞彬

字士蔚濟陰宛句人歷綏建太守

蚤蟲賦序

彬建元初除右軍叅軍家貧出為南康郡丞頗飲酒棄捐形骸作蚤蟲賦

序其言皆實錄也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

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踈索寢敗絮不能自釋兼
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皴皴加
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蟲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
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蟲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蟲
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
無改換拍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
息三十五歲焉

南齊書 襟南史
作袴息息作子

禽獸決錄目

彬險拔有才指斥
貴勢多與物忤

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鷺性頑而率狗性險而出

羊謂

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鷺謂潘敞狗謂呂文度

卞伯玉

祭孫叔敖文

謹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荆理
無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承風效誠超超夫子淡矣
道情自心伊貴人爵靡嬰芳風如簫清響如塤景矣行
役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記憤睢陽靈封積墓丘塋榛荒

幽幽神道為有為亡徘徊永念悽矣其傷

熊襄

齊典序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檀超江淹掌史職起史功未就卒淹撰成之不備也時

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

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洛

金匱

袁彖

字偉才陳郡陽夏人歷遷侍中

駁國史議

彖為祕書丞議駁國史時檀超掌國史欲立處士傳彖曰

大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
輒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
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

苟蔣之胡之爭死議

南史彖拜廬陵王諮議時
江陵苟蔣之弟胡之婦為

曾口寺沙門所淫被蔣之殺胡之自列已殺
兄弟爭死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議免
死

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
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

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誦獲漏踈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為義

南史

奏彈謝超宗

超宗仗才使酒多所凌忽前後言謂稍布朝野又娶張敬兒女為子

婦世祖甚疑之敬兒誅超宗復有言于李安民上使兼中丞袁彖白簡奏彈猶以彖言辭依違復使左丞王遂之奏徙越州賜自盡

風聞征北諮議叅軍謝超宗根性浮淺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踈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

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
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
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
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感歎憤
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
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
人不悲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
自己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之跡

聯代所疾迷傲之體累朝兼觸剡容掃轍久理世表屬
聖朝廣愛忍禍宣慈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
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懟恣
囂毒于京輔之門揚凶悖于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
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
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
奏臣輒奉白簡以聞

劉祥

字顯徵東莞莒人歷臨
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連珠十五首

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於朝士多所貶忽著連珠十五首

以寄其懷有以啓上者世祖令御史中丞任遐奏付廷尉徙廣州卒

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于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

蓋聞鼓鼗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

溫故才以偶時為劬道以調俗為尊

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

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為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

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

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蠋投身不主廟堂之筭

盖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盖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為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

盖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羨結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

盖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
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盖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
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

盖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
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
聲

盖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

黜于楚岫章甫窮于越人

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
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

任遐奏彈劉祥

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私館反屑彰於公庭
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訟言自若厥兄浮櫬天
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變反存
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

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逸道說朝廷
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為廣
州於職喪亡去年啓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
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內
人並為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
尉

對獄詞

獄鞠祥
詞祥對

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

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荅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叅末例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叅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

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旰議自餘令王未被祇拜
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制書令有疑則啓囚以天
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
望當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詰儉儉為折衷紙迹猶存未
解此理云何敢為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為向誰道
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髣髴空見羅謫囚性
不耐酒親知所悲強進一升便已迷醉

劉俊

字士操彭城安上
里人歷散騎常侍

啓武帝

初孔顗上鑄錢議太祖使州郡大市銅炭會薨永明八年俊啓從之以功費多

乃止

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
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
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
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
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
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

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

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

平州鑄鐵

刀一口

劉璫

字子珪沛國相人有儒學歷會稽郡丞除步兵校尉不拜卒于揚烈橋講舍

與張融王思遠書

思遠琅邪人晏從弟歷侍中

璫宋末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入齊拜彭城郡丞武陵王昱為會稽太守太祖欲令璫為昱講除會稽郡丞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璫與融思遠書不拜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

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
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
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厲于階
級之次見其縑縷或復賜以衣裳袞褙諸公咸加勸勵
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
免不重加于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
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
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

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廳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于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

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

南齊書
諸賢南史

作聽
覽

周顥

字彥倫汝南安成人
歷國子博士兼著作

與聞喜公子良

建元初顥為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
供雜使顥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蹶迫驅
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
摧臂斲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

動遵赴常促輒有柵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
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偃筆為之久之愴不
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
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
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
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得之何遠

與杜京產書

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涉文義脩黃老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子

栖字孟山從劉瓛受學善清言名儒貴遊多敬待之顯為中書郎與京產書累辟不就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己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英彥冊府元龜作彥聖

張融

字思光暢子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與從叔永書

融家貧願祿與永書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時以非治民才不果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

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

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韋席

南史作韋帶屢作屬願作應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

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

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

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闇外

並南齊書

與從弟瓌書

瓌字祖逸永之子仕宋入齊終梁歷給事中右光祿大夫

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授瓌吳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南史

與豫章王疑牋

尺牘作孔稚珪牋以傳首稚珪也鼎意牋稱融等應宜屬融

朱謙之吳郡錢塘人父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幼方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事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時疑為郡刺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上疑疑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

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
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
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
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
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
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

恨然

南齊書

海賦序

融出為封溪令浮海至
交州於海中作海賦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焉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自序

融永明中過疾
為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

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
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
等無幸

又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
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

遺令

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
人捉麈尾登屋復覓

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

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

停閨閣

南史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

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張充

字延符吳郡吳人入梁歷尚書僕射吳郡太守

與尚書令王儉書

充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

清望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
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
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之愠因與
儉書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南史云儉以書
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
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
歎曰充始為之
敗終為之成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候侍者頃日路長愁
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間鎌採之
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
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

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厓確乎之情峰橫海岫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狎狂隴畔者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夔舉輶轡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

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
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澠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
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旱日
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
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
長往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
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
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

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
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
謂盛德維時孤松特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
之彥望冠盖而長懷霸山之氓貯衣車而聳歎得無惜
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
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菴藹東都不
足奇南山豈為貴充崑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
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蓬轉于屠

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
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
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
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
關山夔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梁書

同前

南史

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
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

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
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
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
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
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
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凝情塗狷隔獨
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迴於在世羣
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

日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
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
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
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于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
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
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
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
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

之忙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岱表一人
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見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
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
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
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闕廷屢阻書
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

荀平

字令哲潁川人仕荊州西曹書佐
長史坐上書極諫武帝於獄賜死

遺王秀之書

秀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輔國將軍隨
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平為州西曹遺秀之
交知書秀之拒
不答乃遺書

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
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
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為後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
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隔于愚夫僕耿介當年
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
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有

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為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
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為之者哉
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驟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
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于國士如
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于逆鱗哉君子處
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于澠池毛遂安受辱于郢
門造敵臨事僕必先于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
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實

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

貽故薦貧者之贈

南齊書 尺牘節僕與足下以後作王秀之答荀丕又節南史第五之位

三語作丕
報秀之誤

同前

南史 丕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耶相如不見屈于澠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

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

與王儉書

儉為尚書令當事平與儉書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罪平上書自申乃免

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

哉

南齊書世南史並作人

王植

上武帝撰定律章表

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世祖留心法令詔諸獄官

詳正舊註尚書刪定郎王植表奏

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

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
叅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于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
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
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厲愚蒙
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
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
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

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上武帝論刑律表

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下公卿八座

叅議竟陵王子良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為廷尉上表詔報從事竟不行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

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
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中慎罰之典救臣
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
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
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
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
二十卷錄敍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
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

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旣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十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

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
吞剥民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
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
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
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
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
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閤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
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

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
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
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
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拈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
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
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
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
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姦邪一作姦人

上明帝請和虜表

稚珪建武初遷南郡太守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

死傷乃上表陳之不從

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
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一則輕車出使通
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
恥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
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獸
性本非人倫鷓鴣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

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蟲
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
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
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
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
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王英濟中區
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
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

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
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
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
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
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
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
陵廟豺虎咆於宮園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
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

不量復挑彊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壤癘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闕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百

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戎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

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
發衷詔馳輕驛辨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
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
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
彼之言戰旣慙慙臣之言和亦慊慊伏願察兩途之利
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
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
奏千里

薦杜京產表

京產郡名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孔稚圭等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

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仲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薦京產不

報建武初
徵不就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
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
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
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
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

谷結組登朝則崑谷含懼薜蘿起忤矣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帝
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
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映則左右交暉龜組之
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劍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
鐘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
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

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黃扉而變五
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讓詹事表

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
非器上白雲韵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實嬰
戚貴于西京陸晷風素于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
亦何斯而敢叅冒也

奏彈王融

竟陵王子良以虜動于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特相友好會世祖疾篤

融欲立子良不克太孫深忿疾融及即位是為鬱林收融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稚珪倚為奏賜死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僉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屑齒之間傾動頗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

融依源據答

聲勢南史作威聲

王融對辭

囚實頑蔽觸行多讐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摠
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疊咎
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
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
自效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
僧真奉宣先敕試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即
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
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枚而行非敢

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傖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
權利又無賊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
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
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
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
踰濫豈應訛毀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忤之情夙宵
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
由緣淺寡虞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

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

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

參南史作忝狡

美聲勢作張美威聲

奏彈王真

永明十一年真為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武帝大怒使御史中

丞孔稚珪奏其事遣收真真拒命為軍人所殺

雍州刺史王真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

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

真慮所啓欺妄于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

傷捷蒼黻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真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真真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真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啓真不問興祖後執錄真仍令蠻領仗身于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于獄以物畫漆样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

死無恨又云真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
舌又云真意乃可真第三息彪隨真在州凡事是非皆
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
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
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真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
一月二十一日真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于獄自
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黯
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

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
嘆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救
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
尋敕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丞相
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若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
法罪並合窮戮

謝賜生荔支啓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晔晔今覩信西岷之佳

珍諒東鄙之未識

藝文類聚 藝文此下云角昂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升華

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 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觀荔枝之樹其形色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張孟陽七命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稚珪啓正用逸賦中語七命則孟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脫寫王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為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為稚珪啓而前啓乃反不載蓋由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 左思蜀都賦傍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萼 萼結朱實之離離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覩

蓋事詳于玉牒理煥于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軌測
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于天海王喬
雲舉控鶴于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遁形神翦帝宮迹
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
地之險也歌竇過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
生攀途躋阻宿柵涉圻而衝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
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篙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
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

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
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
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北山移文

周顒嘗隱鍾山昔經在蜀以蜀草堂
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立寺因號草

堂亦名山茨後出為海鹽令
稚圭乃假山靈之意移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

屢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瀨固亦有
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
旣文旣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
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
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傳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
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敲朴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于結課每紛紛于折獄籠張趙于往圖架卓

魯于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
涼徒延佇至于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
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于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詭慨遊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乎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局豈可

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于
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
截來轅于谷口杜妄轡于郊端于是叢條暝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為君謝
逋客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
心則睿筌蹄象繇糠粃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

共酒藉月同琴

孔琇之

會稽山陰人歷吳興太守遷寧朔將軍

薦王文殊表

文殊吳興故鄉人父沒虜文殊泣血蔬食三十餘年永明十一年太

守孔琇之表上
詔名里曰孝行

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孺庭抱終身之痛專

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

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勝其閭里

丘雄

吳興烏程人

上武帝乞贈父書

雄父冠先永明中位給事中使蠕蠕國蠕蠕逼令拜執節

不從見殺武帝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不省

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

南史南

齊書不載

綦母珍之

自請封牒

珍之鬱林時領中書通事舍人凡所論薦事無不允以誅王融功啓帝求

封朝議未許又有牒自論于朝廷乃許封汝南縣後謀誅蕭湛事敗死

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

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

南史

虞棕

字景豫會稽餘姚人歷光祿大夫

上明帝解職表

棕領右軍明帝立稱疾不陪位復稱篤還東上表詔給假百日

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

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朔頻
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療
餘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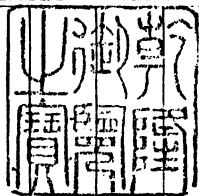
虞炎

會稽人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
為文惠太子所遇官至驃騎將軍

鮑明遠集序

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
愛其才以為國侍郎王薨始興王濬又引為侍郎孝武
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時主多忌以文

自高照侍左右深達風旨作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
為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
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
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荆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
城為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
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
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備加
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



南齊文紀卷六